



鍾理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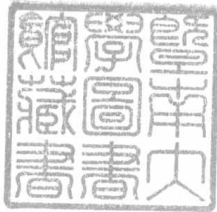
中篇小說集

港台書

I 247.57
J014195



鍾理和
中篇
小說集

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鍾理和中篇小說集/鍾理和作.--初
版.--高雄市：春暉，2009.06

面：公分

ISBN 978-986-6950-80-3(平裝)

863.57

98010280

鍾理和中篇小說集

作 者：鍾理和
策 劃：鍾鐵民、曾貴海
主 編：鍾怡彥

出 版 者：春暉出版社
編輯製作：財團法人鍾理和文教基金會
地 址：843 高雄縣美濃鎮廣林里朝元95號
電 話：(07)6814080 傳真：(07)6818546
校 對：鍾鐵民、鍾鐵鈞、吳淑卿、鍾怡彥、鍾舜文
插 圖：鍾舜文
美術設計：許昱裕

發 行 者：春暉出版社
排版印刷：春暉出版社
地 址：802高雄市苓雅區正義路3巷8號
電 話：(07)7163385 傳真：(07)7238590
劃撥帳號：04062209 陳坤崙

版 次：初版一刷
出版日期：2009年6月
定 價：400元

版權所有·翻印必究

使命

鍾鐵民

初中時代開始喜愛現代文學後，常常偷偷翻閱父親的中文藏書，也閱讀到父親藏在書櫥中他的原稿，對作品裡他所寫的人與事感到特別親切、也深為感動。因為這些人物活生生的全都存在我周邊，他們很多都是我所熟悉的親友鄰人；甚至故事中某些情節我還參與其中呢。只是在現實裡所發生的這些事事物物，在我感覺中都是日常生活的一部份，是理所當然最自然的發展，從未發覺其中有什麼特殊意義值得讚美。可是透過父親的心靈和筆尖，我赫然看到了平凡人物的平凡生活中，竟然也顯現出非凡的生命價值。我發現原來不必去尋他千遍，圍繞在我身邊安守本分的小人物，每一個都有值得我尊敬的高貴靈魂。看他們面對大自然災害和人為的各種苦難時，毫不猶疑為自己也為家人挺身對付問題，不投機不依賴，力圖衝出困境，不論成敗都表現出他們超人的勇氣：這裡有拚死操勞的堅定、有不屈服命運的心靈、有不放棄改善處境的期望。那種嚴肅進取的生活態度，讓我們看到不平凡的可敬的精神，他們的作為不

經意的在散發出生命的光芒。每閱讀一次，就更讓我體悟到自己應該如何審視自己的生活，觀察周邊的人與事，思考人類應該有怎樣的心靈和行為，小心認真找出所有的價值，學習、適應它，喜愛它。

先父生前唯一出版的作品集是旅居北平時自己選定的。返台後他在那荒蕪的四十年代末期抱憾去世，鍾肇政、林海音、文心、廖清秀先生等文壇前輩，在最短時間內從他發表過的作品裡編選匯集，為他出版小說集《雨》及長篇《笠山農場》；其後張良澤兄蒐集他遺留下來所有文稿，整理編輯出版一套八本的《鍾理和全集》。這是台灣文學史上第一套作家完整的作品全集，轟動一時，先父的著作開始受到廣大讀者群在接受與肯定。

一九七六年第一套遠行版的全集出版時，台灣還在戒嚴，文學沒有自由的空間，而先父翔實生動的社會寫實作品，必然會有干犯禁忌之處，為避免麻煩，編輯時已主動的先將部分篇章抽出，所以不夠完整；一九九六年重編第二套《鍾理和全集》，由高雄縣文化中心發行，這時政治環境已經開放，編輯時已盡其所能對照還原，希望能呈現先父作品完整的面貌。

先父的作品在文字表達的筆調上，有幾個十分明顯的分際，他生長在屏東的客家庄，接受日本的學校教育。所以初期作品中的語言除有濃厚的客家話色彩；又有日本語文的敘述風格；還夾雜有不少文言文句法，那是少年時代讀漢文學堂受到的影響；

旅居北平時期的作品則完全用北京話句法，連描寫南台灣農村故事的〈薄芒〉，敘事、對話的筆調都充滿北京話韻味，可能他那時設定的讀者群是北京民眾；後期回到家鄉美濃的作品才強烈展現出他個人特質，他應該是有意的要將客家語、北方語言融入普通白話文裡，以營造更精確生動的情境。我們初讀他的作品時或許會略感文句生澀，這點，先父與文友通信時也常自嘆白話文寫得不够流暢，甚至表示為此苦惱，還懷疑自己作品無法被接受發表也是這個原因。其實不論哪一種筆調，他寫景敘事時描繪的筆法既細膩又深刻，描寫人物時神情、動作、性格的靈活生動，更是栩栩傳神；文字表達的功力非常高強，他感嘆文字不够流暢，那是受到當時統治者強勢文化誤導的結果。

先父文學中活用北京話及客家話詞彙，這些詞彙固然豐富了台灣的白話文語言，但對習慣了現代一般普通話的讀者而言，多少會帶來一些困擾。幾年來我一直覺得應該要為先父文集做註解，但這個工作是相當艱鉅的。正好小女怡彥在研究所寫作論文時，即以祖父的文字風格為研究對象，仔細分析作品中使用的客家詞彙與語法，如果以她的研究為基礎，再找出文集中所有特殊詞彙一一加註，會比較容易。此外，先父屢遭退稿，他不斷修改重寫，常常有一文三稿的情形，哪一篇是最後定稿？即使刊登發表的作品也屢遭編者刪削修改，以至面目全非。怡彥依祖父手稿、遺留資料一一比對還原。同時對文集的重編她亦有自己的堅持和看法，所以新文集便委交她負責大部

分編輯工作。

先父描繪周邊景色、心靈感覺、人物形態神采的文字原本生動優美，已經像詩又像畫。小女舜文從小生活在同樣的環境氛圍裡，她學美術又有意從事繪畫創作，如果由她替祖父的作品作插畫，或許更能傳達祖父的心靈感受，引領讀者進入鍾理和的文學世界，她也樂意嘗試，畫了近百幅的插圖。而早期整理先父文稿，大多由舍弟鐵鈞夫婦打字，方便其後文集編排。這套新文集可以說集合了祖孫三代人的心力，我不知道這有沒有特別的價值，但至少是空前的、有趣的。對生前寂寞如先父的作家而言，後人的參與或許也有重大意義吧。新文集的編輯出版要感謝諸多文壇前輩和文友，特別是陳萬益教授提供的許多寶貴意見、吳淑卿老師逐本仔細的校對、陳坤崙兄在編排印刷上的協助，有他們熱情參與，方能成事。



鍾理和中篇小說集
目錄

使命／鍾鐵民

001

目錄

005

薄芒

001

夾竹桃（一九四五年由馬

德增書店出版）

071

門

135

雨

213

附錄：夾竹桃（先前版本）

315

薄芒



鏡子後面，便是那扇面臨庭院的格子窗，
站在窗外窺探裡頭的一切動靜。
想到剛才所作的那種可羞的憨痴狀態完全被窺透時，
一抹紅潮牽上她的臉頰。

她彎著腰身，靜靜地在摘豬菜¹。上下身屈成九十角度的臀後，已經洗褪成黑色無光的雙藍衫裾，潑刺刺地迎風飄蕩；偶爾給吹得與彎下的背身打著水平，或竟高揚起來，像一隻灰黃的母雞在搖著尾巴。她一株一株，挑著老熟的蔓藤齊地皮割起來，像漁人收網般地，從橫織豎串的亂蓬蓬的番薯壟裡把它抽出來。於是她身邊，甚至連兩三丈遠近的這些密密層層的豬菜葉下，便會蠕動起來，向她這中心地爬，有如什麼小動物——小耗子在那裡頭走著似的。豬菜雖然已摘過幾次，這算是很末的了，但旺茂而肥碩的蔓藤，只要割得五六株，便夠她盈握的。

她來回摘完兩壟，而豬菜也已摘得差不多了。她後面與左右，已給摘起來束成一小把一小把的豬菜，挺直在壟上面，新鮮而油綠，從蔓滲出來滴滴的乳汁，帶著淡淡的草腥。翻過來的葉背，似曬在沙灘上的白魚腹，風吹著，一閃一顫的發亮。早摘的已經被下午的炎陽，曝得軟癱癱地喘息在一堆了。

摘完第二壟時，她伸直腰來稍息一下，她抬起頭來眺望已經西斜的太陽，又瞧瞧展開在她周遭的田壟。除開幾丘七月期的已齊人高的甘蔗園，和一些菜園以外，這一帶——從南岡到北岡，從東岡到西岡一望無際的田野，都是如地氈平坦的青悠悠的禾

1 豬菜：即甘薯藤蔓，因農家專以此飼豬，故有此名。

2 雙藍衫裾：客家婦女特有服飾藍衫的名稱。

田。圃占、枳姑、烏殼³，還有不很多的蓬萊種，又還有更少的圓糯等等。

現在是八月農閑期。連最遲的烏殼，和晚蒔的蓬萊⁴，也都躅完田⁵了。田壟間很少有人，偶或在什麼地方有一個，或兩個人，但那多半是肩上荷著鋤頭巡視田水的呢，不然，便是要來瞧瞧看從他們手裡或播，或時下去的種子結實得如何，什麼時候可以收穫了，而且這大地是拿什麼樣的成效來報酬這些地上辛苦經營的人。

早熟的圃占，已經是稻穗離離，帶著淡青的花兒連亙天際，像夏天閑靜而徜徉的白雲，在秋風下沙沙地低語著如地蜂之幽鳴，昂起又低下它亭亭的穗串。就是枳姑，烏殼也已胚著胎了，葉鞘下鼓得圓而肥的像飽滿的茭白筍，甚為可愛。禾頭下有薄薄只浸得禾根的水，偶爾有田蛙什麼的在那裡頭跳動著，於是便有微細的悉悉啐啐的禾葉聲和水聲，倍添這周圍無邊的幽寂與閑靜。

肥沃的大地，既結著累累的華實了，展開在眼前的是無限的豐饒與充實的生命，綠的葉梢，與白的花穗……一切在交織著生之歌曲。微風淪淪地吹來，這些遼曠的稻田更興起彷彿似夢的波浪，從南岡一直向北岡下滾過去，滾過一陣又一陣，似乎有什

3 圃占、枳姑、烏殼：皆稻種名。

4 蒔：移植的意思。禾苗事先播種，成秧後再移植到水田中。

5 躅完田：乃客家族獨特的除草法。躅田，這將稱之為ㄍㄨ(覆)田。台灣只有客家的女人——只限於旗山、潮州、屏東(一部分)地方，以此種方式除草。遠望如舞蹈。用「躅」字，是取其音義相近。

麼無形的東西，閑雅而極瀟灑地在那上面跑著一樣。風裡捎來清冽的草香，與疏淡的稻花香，間或夾雜有濃馥的山花香氣，那似乎是從山坳裡帶出來的山棕花香吧！

四面很寂靜，只有風聲與草虫的嘶鳴而已。有時也從南邊山腹，或山阿，或從什麼地方送來深幽的山歌，丁丁的伐木聲，與咿啊地車輪的長鳴。人影雖然從田丘間消逝了，但這些農村的人們，卻在山裡活躍了起來。他們都利用著田家的假期，上山採柴草。肩挑的、背負的，有牛車的人家便使牛車拉回家來。所以人雖然瞧不見，卻能感到周邊的嚷嚷的人聲與氣流。

太陽已不似適才之熱了。並且陽光弱下來以後，那棲息於山谷深處的山風，便又颯然吹起，拂拂地又涼快又清爽。

她摘下竹笠，把它摺在田塍上，拿兩手當梳子，把被笠子壓得向兩邊歪斜的頭髮，和垂在額上或耳邊的鬢毛攏上去，又整飾整飾壓得扁平的稍亂的髻髻。

她再一度茫然瞧瞧她四周的田野，看到一里外的南邊，讓深翠的大竹團團圍住的村莊——竹頭莊。村外和村邊的人家的檳榔樹，高聳在一切屋脊，樹梢，和竹尾上頭，巍巍的遙插天際。一簇簇的葉叢似龐厚的絨氈子，在風中很愜懣的搖過來擺過去，彷彿是在揮拂著靜躺在青磁色天空上的雲堆。村子靜悄悄地沒有半絲音響，也很

6 田丘：田畝。

7 田塍：田畦、田埂。

少有人出入，但北至善堂的村道——即在她的蕃薯園那向——這時候卻有一個婦人朝她這邊走來。那是黃阿六伯家的大兒媳婦阿金嫂。她堆下笑容迎著阿金嫂說：

「阿金嫂，打柴去呀？」

「是！」阿金嫂來到園頭站著說：「昨兒個秀妹她們回來說，人字石峰有很好很乾的菅草，我想瞧瞧去。早裡晚裡偷空兒打它十天八天，一個半個月燒的就有了不是？這季秋雨，我家裡那些兒柴都快燒光了！」

「怎麼就只你一個人呢？」

「可不是」阿金嫂忿忿的說：「別人家的男人不管有空沒空，都會幫頭幫尾，爽爽利利。哪像我家裡的男人，偏癱了手腳似的，不管我們女人忙得像磨心兒滿地轉，他們還是不理的……喲——英妹，這秋蕃薯夠多好啊！」

「那裡，採的也就快差不多了」她說：「阿金嫂，妳不是說早晨回娘家去了嗎？」

「算什麼，過條河兒上個坡兒就是了——我是晌午前回來的。是呀，英妹，我在娘家聽說阿龍又反病了，真的嗎？」

「我也在前天聽姑母這麼說來」英妹漫然說著，聲音覺得有絲絲悵惘「可是阿金

8 爽爽利利：形容乾淨俐落。

9 反病：舊病復發。

嫂，妳聽他們怎麼說來著，是怎麼樣反的病呀？」

「聽說打那回回家以後就很好了，也會跟人家下地裡做輕點兒的活計。不過，到近來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，就又反了病！」

英妹並不則聲，頭稍沉著，好似有什麼懊惱。但阿金嫂毫沒理會到英妹這時的臉色，又往下說：

「一回好了，兩回病了，這怎麼好呀！年輕人……」

阿金嫂說到這裡忽然頓住了。因為她瞧見英妹的面色忽然悲慘起來，一臉憂悒。於是她仰看太陽；太陽既然西斜了。

「天不早啦，太陽已經斜下來了，妳的豬菜還沒採夠嗎？」阿金嫂說「英妹，哪天有工夫到我家玩兒去！」

阿金嫂說著，慌忙著走了。

傅英妹很慢很慢的才抬起頭來。臉上是無限的幽怨與惆悵，眼睛有點迷惘了。她回視那已走得很遠，走得很快的阿金嫂的背影，嘆了口氣，然後才又懶洋洋地繼續她的工作。

一連恨事，又重新被阿金嫂鉤起來了。

四個月前。

四月已將過半了。傅木生——英妹的父親——由鄰村河嘴角探親回來時，一邊抽

著水煙筒，一邊報告英妹說：

「過兩天，妳姑表兄弟阿龍要出來偕們家裡養病。今兒妳姑夫跟我提來著，我已答應他了！」

馮阿龍是英妹的旁系姑母的兒子，久患肺癆。在他那又乏良醫，交通又擁塞的僻陬的小山村裡，要調理這種病，是非常不方便的，在如是狀態之下，病人是不得不離家另就了。於是馮阿龍的父親，便託了傅木生關照他些兒，讓他出來調養。

過一禮拜後的某日黃昏，馮阿龍便到了竹頭莊英妹的家。

這時候竹頭莊有如燒開的沸水，鬧嚷嚷地人們正忙碌於做大冬田¹⁰。薙除田塍上葺葺的亂草；鋤開田頭田角的荒地¹¹；浚圳洫¹²；踏割耙¹³；脫禾秧¹⁴；找短工……而且一半的人家，已經在蒔田了。田壟間滿是幢幢的人影；做田的；蒔田的；送秧的；間或送飯的；似燕子穿梭般的來去著。有男的；有女的；有小孩——這多半是來看熱鬧的——有老頭兒——這是來幫重幫輕的。從年輕而快活的男女間，不斷地這兒那兒有熱

10 大冬田：南方種稻分二期——春種與秋種，稱春種為三冬，秋種為大冬。

11 田頭田角：田的各個角落。

12 浚圳洫：「圳洫」，位於田間的水道。「浚圳洫」為疏通灌溉溝渠。

13 踏割耙：稻田翻土後，用割耙切碎大塊的土塊。割耙：牛拉的一種農具，人可站在上面。

14 脫禾秧：拔取秧苗。

情而俚俗的山歌的唱和，有小孩的怪叫；呼嘯；甚至雞鳴；犬吠；牛吼；小鳥啾啾；白鷺悠逸的長啼。四面是洋洋的田水，似浩淼的大海，中間突出剛蒔下而浮出在水面上的——也有不少蒙頭蒙腦整個兒沒在水裡頭的——青黃色的禾尖。上面，灑灑的夏陽在發散著光與熱，白雲在萬里蒼空，一無牽掛的徘徊著，泄泄地似流水靜逸；樹葉作明朗的輕息；竹梢在夢境裡擺盪不已。下邊，是在凱風下田水皺稜稜的漣漪，與深深的樹影躺在地面的黑塊。

就在這樣亂慌慌的時候，馮阿龍出來竹頭莊了。他到英妹家時，正趕上英妹剛由田裡回來要做晚飯之前。

那年，阿龍比英妹少一歲——二十六歲，所以管英妹稱姐姐。英妹妹，或簡稱之英姐。

自阿龍到來以後，英妹的家裡便在無形中熱鬧起來。他在這一池死水裡導入一條活泉源，使得上面這層永不興波的，鈍滯而近于枯寂的靜止面，漸漸泛起燦爛與盪動的波紋，和調諧的、合拍的潮聲。這裡，像春花鮮明的笑顏，與快活如雲雀之歌唱，而一無牽掛的歌聲，隨朝暾而起；舒暢的寧謐與和平，繼夜氣而至。

特別在幼少者之間，他更其取得了重要的地位：游泳，釣魚，登山，捉蟬兒，唱歌，繪畫……。

同時，給英妹在家裡的事務上，憑空多添了一份工作。起初是小孩們自行去求他

參加他們的遊戲，後來，不知道是在什麼時候學得，而又是從那裡想出來的，他們那小心靈上，以為與其自己，倒不如託自己的姐姐去求他反而要來得有效力，簡捷，而且快。甚至用小孩子生來的鬼聰明來利用它，即扛出姐姐的名字來挾制他，務使他同意他們的要求。

他們自學校回來，一放下書包，便跑去懇求英妹說：

「姐姐，妳叫龍哥同我們捉蛤蟆去！」

「姐姐，妳叫龍哥參加我們的游泳去！」

「姐姐，妳……」

如果英妹適不在家，或者她不肯成全他們的希望時，他們便會自個兒跑去，用種種方法，務須達到他們的目的而後已。

「龍哥，同我們逮蟬兒去！」

「不去，我沒有工夫！」

「只一會兒工夫就回來了，不遠，就在村背後一個相思樹林裡！」

「你們自己去好了，我不想去！」

「不去？不去好，我們叫姐姐來，你看到底去不去！」

「得！去，別叫，我去就是了！」